

目 录

- 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 阳翰笙 (1)
- 田老轶事三则 陈白尘 (14)
- 纪念田汉同志八十五诞辰
- 田汉与越剧 袁雪芬 (24)
- 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续) 马彦祥 (28)
- 为纪念田汉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作
-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 蔡启瑞、黄厚哲 (45)
- 陈璧玉、陈孔立
- 回忆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萨本栋 张存浩 (52)
- 关于萨本栋二三事 萨师煊 (57)
- 魂系中华 骨归故土 厦门大学在榕部分校友供稿 (60)
- 林泽芬执笔
- 忆我们的萨校长
- 罗隆基回忆录 罗隆基 (73)
- 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
- 我的创作道路 草明 (94)
- 我和萧三 叶华 (107)
- 求师学画纪实 安敦礼 (121)
- 徐悲鸿先生怎样教我们学习绘画

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生的罗静予同志……黎莉莉 (167)

为发展中国体育事业奋斗六十三年

——记全国政协委员徐英超教授

…………… 臧叔 刘明哲 王瑞琰 (186)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 ……………朱蔚伯 (204)

回忆韬奋同志对我的教育……………凌其翰 (225)

胡愈之同志早年活动的片断回忆 ……………朱光潜 (231)

关于杨荫榆之死 ……………廖辅叔 (234)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童公学 ……………叶弥诚 (236)

我的舞台生活 (七) ……………袁世海 (246)

——艰难岁月

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

阳翰笙

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经历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韧不拔地追求实现壮丽的理想，也反反复复地进行深沉的历史回顾。时间的流逝能淘洗历史，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能显露历史人物的真实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已经革命实践的再认识，使我们坚定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在举国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想起田汉同志，想起他这样一位中华民族的忠诚儿子，无产阶级杰出的文化战士。

一

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田汉同志始终和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方向保持一致，始终以他的笔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服务。

早在二十年代初，田汉同志已是一位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他挚爱祖国，同情苦难的民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本来可以从事待遇优厚的工作，他却宁可身无分文而致力于戏剧运动。自己编印刊物，自己筹划演出，睡地铺，吃大锅饭，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从事筚路蓝缕的开创工

• 1 •

作。他以炽热的事业精神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和有为青年，在艰难困苦之中建立了南国社和南国艺术学院，开展了南国艺术运动，给当时文坛以很大的推动，影响遍及南中国。他创作的《咖啡店之夜》、《获虎之夜》等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也带着淡淡的哀愁和感伤。当时他还不曾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能了解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的途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夸大早期田汉创作中的感伤成分，因为对黑暗势力的反抗是这些作品的主流，青年田汉的抗争是坚决的、不屈不挠的；他作品中的感伤，也是含有对封建势力的控诉意义的，他的这些作品之所以对那个时代的青年们产生共鸣，受到冲击和鼓舞，并不是偶然的。不久，他又创作了《午饭之前》、《火之跳舞》和《名优之死》等名作，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它反映了阶级矛盾，揭露了旧制度的黑暗，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突破。到1929年，田汉写出了《一致》，这一象征性的剧本，喊出了“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摆脱你们的枷锁站起来，认识你们自己的力量！”剧本在艺术上有若干不成熟之处，却反映了田汉的创作思想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而产生的升华；剧本象征着旧世界的溃灭，呼唤着光明的社会来临，充满了昂扬的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田汉同志在1930年的转向，是一个突变；但这一突变不是截然发生、凭空而来的。田汉的思想转变，前后期有所不同，但也有他一贯的精神，有他积极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

我和田汉同志的相识是在1927年“鱼龙会”上，他热情豪放、光明真率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田汉同志还没有加入党，但我们党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一直把他看成自己的朋友，党组织一直关心、支持田汉同志领导的南国运动，

通过创造社、太阳社等文艺团体的同志作朋友式的探讨，也通过文艺评论，田汉同志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左翼剧联成立之前，南国社正在演出《卡门》、《沙乐美》等剧本，女主角俞珊很有艺术魅力，剧场效果很热烈，南国社的朋友们有点为此陶醉。1929年，组织上指派我负责联系戏剧方面的工作。我和赵铭彝同志商量，如何帮助这位卓有影响的艺术家走上正确的轨道。于是，左明、赵铭彝、郑君里、陈白尘等同志从南国社分出来组织摩登社，意在给田汉同志一个推动。我们的田汉同志清算、总结了南国社经历的道路，毅然在1930年以整本《南国》月刊的篇幅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布向无产阶级转向，引起当时文坛很大的震动。不久，在田汉同志的迫切要求下，经过反复研究，由党的中央文委直接吸收他入党。这是一个质的转变。田汉同志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家。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还有一个过程。从此，田汉同志自觉地把自已的全部活动，无条件地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从左翼剧联时期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始终都是坚定地遵循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是我们党忠诚的文艺战士。

在党的领导下，在艺术剧社、南国社的带动下，革命的、进步的戏剧运动形成了戏剧史上第一个高潮。戏剧协社、辛酉剧社、摩登社、大夏剧社、复旦剧社等组织成立了“剧团联合会”，进而又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戏剧的十多个剧团所演的剧本，有楼适夷、保罗、赵铭彝等写的剧本，有欧阳老（欧阳予倩）、洪深、丁西林等写的剧本和改编外国的剧本，而左翼戏剧的主要剧作家是田汉，他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独幕剧。在

三十年代初期，他创作了《梅雨》、《年夜饭》、《乱钟》、《暴风雨中七个女性》、《一九三二年月光曲》、《回春之曲》等话剧剧本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给左翼戏剧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些剧本中，鲜明的革命主题、工人阶级的艺术形象、在无产阶级革命高度上的爱国主义激情，都表明田汉同志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高潮，作为党员作家的田汉同志，迸发了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记得在1933年为东北义勇军公演，田汉同志主持的左翼剧联发动了三十多个剧团，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里占领了一个剧场，连续演出了一个月。组织上考虑田汉同志的安全，派我通知他不要在公开场合下露面。他却坦然地说：“在群众中最安全！”每天晚上他都到后台去，在化装室的一角，利用当天新闻编写活报剧，当场演出，鼓动性极强，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忌恨，他们勾结起来派人到剧场寻衅

用几家电影公司老板的关系，在先施公司酒楼举行了包括各界进步人士三百余人的盛大欢迎会。在会上，田汉同志慷慨陈辞，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政策。马莱爵士和伐扬·古久列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应伐扬·古久列同志他们的要求，文委接待委员会和田汉同志经过巧妙安排，摆脱了英国巡捕房暗探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把他们送到杨树浦工人区和工人们见面；又通过陶行知先生的关系，田汉同志他们又安排二位使者在上海郊区大场和成千农民会见。这次欢迎会和会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组织表扬了这次接待工作，同时也评价了田汉同志的贡献。

在三十年代初期，田汉同志利用他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的关系为党争夺电影阵地。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通过田汉同志，动员明星、联华两家电影公司的导演、演员和其它从业人员三百余人，在上海徐家汇一间低矮的摄影棚里举行秘密集会，派人做关于当时革命形势和苏维埃红军取得伟大胜利的报告。这是我们共同工作取得的胜利。当夏衍、阿英、郑伯奇等同志在明星公司建立阵地后，我们利用资本家的力量筹组艺华公司。就这样，我们党和许多进步人士掌握了“明星”、“联华”、“艺华”三家影片公司的编导权，拍摄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映广大人民疾苦的影片，有力地抵制了美国的黄色电影和国内资本家的商业化电影，伸张了正气，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田汉同志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风云儿女》等电影剧本，他所写的电影主题歌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象狂飙一样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田汉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写下了大量诗

作，据有关方面估计约近一千数百首之多。他以深厚的功力和卓越的才情，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历程，抒发了无产阶级积极有为的豪情。可惜历经动乱，相当一部分诗作散失了。

在抗日战争中，田汉同志在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工作。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组织抗敌演剧队，在各个战区前线和后方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在桂林，田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团结戏剧界举办了“西南剧展”。这些活动都成为现代戏剧史上的光辉篇章，田汉同志为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时期，田汉同志创作了《江汉渔歌》、《新雁门关》、《岳飞》等大量戏曲剧本，写了《秋声赋》等话剧剧本，其中《江汉渔歌》反映了全民抗战的主题，曾在大后方广泛演出，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胜利后，他写了著名的剧本《丽人行》，反映美蒋反动派夺取了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有力地起到动员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作用。那时，田汉同志正准备到解放区去，由我主持将《丽人行》拍成电影，扩大这一剧本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同志在领导戏曲改进局、艺术局、戏剧家协会等部门工作时，积极倡导戏曲改革，使我国戏曲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同时，他坚持写作、改编了《白蛇传》、《西厢记》、《谢瑶环》等优秀戏曲剧本。在话剧方面，创作了《关汉卿》、《文成公主》等名篇。其中《关汉卿》以它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功地塑造了关汉卿艺术形象，成为田汉同志话剧创作的最高峰，也是建国以来戏剧创作的瑰宝。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田汉同志始终艰苦奋斗，始终以他的艺术创作和文艺组织活动为党的总路线总方向服务；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半个世纪的斗争中，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他性格豪放不羁，但要端大节始终是坚定明确的。从入党时起，他对党组织忠诚坦白，对同志推心置腹，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品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田汉同志政治上很虚心，非常尊重党组织。他有时凭感情冲动办事，不大讲究影响效果。但他能正确对待同志的意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党组织的意见绝对尊重，并且坚决在行动上改正。我比他小四岁，赵铭彝同志是他的学生，保罗同志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后辈，但只要我们是代表党组织发表意见，他就虚心听取，认真付之实行，这是他的党性所在，也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保证。

二

田汉同志一生密切联系群众，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他搞五湖四海，广泛结交朋友，引导他们来为革命出力，这种群众化的作风是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从南国社起，田汉同志就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块吃大锅饭、睡地铺，一块找剧场、布置演出。他习惯于生活在群众之中，以和群众在一起为最大的快乐。他能在闹哄哄的剧场写作。一边写，一边刻印，一边排演。我亲眼看到这种情景，很受感动，他可以在热闹场合静不下来的情况下写作。演员们有什么要求，他尽量满足，加人物、加台词，都能做到；专为演员写本子的事例更不少。别人有了困难，他就一片赤诚地帮助解决；别人经济发生恐慌，他有稿费就拿出来买米，有饭大家吃，没有了再设法筹划。南国艺术学院教课是没有报酬的，他不仅乐意为之，而且为学校筹款；到“南国”学院学习的学生出不起学费不算，还由田汉同志管生活费。人们喜爱田汉是有道理的，他就有那么

一种巨大的魅力。到了左翼剧联时期也是这样。大道剧社、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等等，田汉同志和他们处得水乳交融。所不同的是，除了一以贯之的事业精神以外，作为共产党员，田汉同志更注意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记得在第三厅工作时期，田汉同志已届中年，他还是坚持和年轻的演剧队员们一起参加军训，一起爬、滚、扑、打。昙华林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气氛，与田汉同志等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有密切关系。抗战后期，田汉同志和湘剧宣传队一起巡回演出，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始终和大家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田老请客”是当时流传的佳话，他确实不计较经济，不拘泥细节，又常常不带钱。在南岳时，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客，邀田汉吃饭，说明来一桌人。到时候，田汉同志带了三厅各处的同志三十多人来赴宴。黄琪翔哈哈大笑，说“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同志即席赋诗一首，哈哈大笑不已。这种热情奔放，平易近人的作风曾被人称之为“田汉风”。

田汉同志和戏曲界的关系有必要讲一讲。早在二十年代，他和周信芳、高百岁就有密切的交往。他为周、高二位写本子，高百岁还点了香烛，正式拜田汉为师。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工作者往往不大看得起戏曲和戏曲艺人。而田汉同志则不然，他重视戏曲艺术，认为新歌剧要以旧歌剧为基础，一直致力戏曲改革；他尊重戏曲艺人，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的疾苦，成为戏曲艺人的知己。他来到一地，没有几天就和当地剧团交上了朋友，并耐心地引导他们走上进步的道路。除了川剧以外，许多戏曲界人士都是田汉同志介绍我认识的，高百岁、李紫贵、郑亦秋、金素秋，还有桂剧四大名旦等等。田汉同志是有名的大作家，但一点不摆架

子，来到一起就一块喝酒、谈天，为演员们作词、题字。他还会哼几句京剧《秦琼卖马》，拉上胡琴就唱。这种真诚相待的态度，赢得了戏曲界的尊敬。在他的组织和影响下，京剧、湘剧、楚剧、汉剧许多演出团体参加了救亡宣传。当时，龚啸岚、王若愚、沈云陔等同志做了不少抗日工作，在田汉同志影响下，朱双云等人还出来主持义演，支援前线。1939年，第三厅撤退到重庆，楚剧宣传队也跟到重庆。四川群众不大懂楚剧，楚剧宣传队经济陷于困难。后来，第三厅改组，我们没有钱支援他们，而国民党则加以利诱。这些楚剧艺人很有骨气，宁可饿饭也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主要演员卖了头面养活大家。龚啸岚同志是我安排到第三厅工作的，后来又在文工会工作，就是让他们联系楚剧界群众。到了重庆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时，我们没有忘了楚剧演员们，当时由石凌鹤同志和他们联系。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戏曲艺人们和我们共过患难，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还作出了牺牲。田汉同志在团结戏曲界群众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

接触广泛，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是田汉同志联系群众的一个特点。在他交往的人士中，有爱国将领、新老文人，有宗教界进步人士，有大力士、江湖术士等等，大都通过和田老的关系，为革命工作做了好事，有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一个江湖术士叫叶大密，精于太极拳术，能用气功治病。于伶同志患胆囊蛔虫病，十分痛苦。叶大密能在三十分钟内使他止痛，再到医院就医。艺华影片公司的老板严春棠原来是烟土贩子，后来转搞事业。严春棠拜叶大密为师，学习拳术。叶大密介绍田汉去作艺华公司的总顾问，我作编剧主任，廖沫沙同志也去了。后来艺华公司被反共分子捣毁。严春棠还来找我们商议拍摄影片《逃

亡》，也是通过叶大密接的头

田汉同志结交三教九流是有原则的，即是通过工作，为革命事业争取有利因素，这是一种远大的事业目光。周恩来同志曾在文艺界领导干部的会议上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这一点，你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如他。”田汉同志紧密联系群众，不断从群众中吸取力量，这是他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原因，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三

在我国文艺运动的长期实践中，田汉同志十分重视艺术教育 work，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他巨眼识人，善于发现人才，热诚扶助人才，充分发挥杰出人才的作用，其影响不可估量。

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同志就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有志青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条件艰难，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建造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是十分简陋的，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左明、保罗、陈白尘、万籟天、金焰、吴作人、赵铭彝、顾梦鹤、廖沫沙、张谔、陈明中等一大批骨干力量。这里列举的是不完全的，顺序也没有讲究，只是证明人才之多而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都注意造成队伍、训练骨干，象抗敌演剧队、歌剧训练班、四

维剧校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建立新型的戏校、培训演员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戏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田汉同志培育的人才难以数计的。

我们的田汉同志善于发现人才，主要不在于他独具慧眼，而在于他无私的事业精神。他为发现杰出人才的秉赋、才干而由衷地高兴，他为有志青年的理想、抱负而操心，他象慈父一般地尽力帮助有才干的人摆脱困境、发挥力量。这是一种高尚的境界，是一种远大的目光。我长期从事文艺运动的组织工作，十分敬佩他这种伟大的品格。

大家都知道田汉怎样发现和帮助了陈凝秋、郑君里，而当年的普通学生金德麟（即金焰），后来又怎样成了电影皇帝。关于青年学者戴不凡由于批评田汉的作品而受到重用，成为文化界的佳话。我这里想集中谈谈田汉与一批青年音乐家的关系，以见他对待人才态度的一斑。

黎锦晖是田汉的朋友，有所往来，常请他到明月歌舞团去玩。聂耳当时在团里拉小提琴，没有可能发挥才干。田汉和他谈过几句，回来对我说，是个人才，可惜了，要想法把他拉出来发挥作用。他又把聂耳介绍给我，要我帮助他提高认识。我经常到聂耳那里去，帮他分析社会现象，认识革命形势。聂耳基本功扎实，努力学习，自律很严，他需要解决个合适的职业。我找了电影皇帝金焰，让他在电影公司老板黎民伟面前说说话，请蔡楚生、史东山二位也帮助说情，使聂耳进了联华电影公司，终于有可能发挥作用了。后来，聂耳谱《开矿歌》、《毕业歌》、《大路歌》、《扬子江暴风雨》，还有传遍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代天才很年轻就去世了，但他终于闪耀了光辉，传达了三十年代

中国的时代精神，这与田汉同志的发现人才是分不开的。

任光从法国回来，在百代唱片公司制片部工作，很仰慕田汉的精神风采。田汉同志也认为他有才，介绍我认识他。任光、程步高、唐槐秋邀田汉小宴，拉我作陪，他们是法国作风，一边吃三明治，喝啤酒、白兰地，一边纵声谈笑。我不会喝酒，在旁边陪着，静静地观察他们。任光出国前有一女友十分爱他，她是杭州的小学教师。任光归国后，便找来了，住在前后间不同居。她发现和任光生活很不协调，她是一板三眼，严谨惯了的；而任光是喝酒唱歌，嘻嘻哈哈，豪放不羁。当时双方情绪很痛苦。我们帮助作了工作，大家理智地处理关系，那位杭州小姐返回浙江，没有酿成恋爱悲剧，保护住一个人才。通过任光的关系，许多进步歌曲灌了唱片，如《毕业歌》、《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五六十种，销遍了南洋，传到了全世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后来任光到了武汉，安排在第三厅工作。接着转到新四军工作，表现很好，在皖南事变突围时牺牲了。

冼星海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找到田老，在第三厅安排了工作，作了许多救亡歌曲。他性格内向，不多说话，为人诚实、刻苦，和田汉和我关系都很好。后来去了延安，不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谱曲工作。

张曙是田汉同志的学生，从南国社以来一直追随着他。田汉发现他可以造就，就把他介绍给我。田老大就是这样，认为我在组织工作上干的时间较长，每当他发现了人才就来告诉我，让我帮助观察、培养，这主要是对组织的信任，发现、培养人才主要是他的功劳，他作了不少工作。

和田汉同志交往的音乐家有吕驥、贺绿汀等人，年轻一点的有舒模、林绿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在和田汉同志的合作和鼓舞下，做了不少著名的歌曲。上述许多作曲家所创作的代表民族精神的流亡歌曲，当时风行全国，至今听了还使人感到精神奋发，对社会主义祖国充满信心。有同志说，田汉同志是新音乐的保姆，这话反映了一定的实际。田汉同志关心、培养、鼓舞的人才又何止是音乐界呢！

×

×

×

我和田汉同志相识在二十年代，自左翼戏剧运动以来，我们共同战斗，一起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和困难，一起分享过许多次胜利的喜悦。他的工作、创作和家庭生活，我都亲眼目睹。我难以忘怀他坦荡忠诚的品格，深深敬佩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深信，田汉同志为党、为人民在文艺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一生为之呕心沥血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定会出现群星灿烂、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1983年11月25日

田老轶事三则

——纪念田汉同志八十五诞辰

陈白尘

今年是田老八十五诞辰，我记得清楚。因为庆祝他三十初度和五十大庆的情景犹恍若目前。但据说今年也是他逝世十五周年，我可茫然了。据推测，真正知道他的忌辰者，只有那些刽子手们，但谁见过他们出来作证？而且连他们自己也混进人群之中，不知（？）去向了。其次，传闻当时连田老的骨灰都无人认领，则其年月日时谁又说得清？这忌辰还是莫提起的好。因此我只想纪念他的诞辰。

纪念，总要评功摆好才是。但这也难，追悼会开过了，可算盖棺论定了吧？不然，还有人嘁嘁喳喳：“戏剧史家”认为话剧运动奠基人不应该姓田；“规格专家”则认为遗像的照片太大，而且不该刊登在报纸第一版上，“理财专家”又说追悼会太浪费了，（其实仅及他学生郑君里同志追悼会费用的四分之一。）而且花圈过多，参加的人也太多等等，等等。自然，也有另一面，敢于研究、回忆田老的文章多起来了，确实也产生不少好文章，是好现象。可是其中借机兜售私货者有之，当年曾对田老文攻“武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今日又以田汉研究专家自居者亦有

之，这是近年来新起的一种恶习，人们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我还是羞与为伍的。因此之故，我在这里只好写下有关田老的几则轶事以代纪念。

1927年下半年，即大革命失败后，我转学到上海艺术大学来，就因为它的文学科主任是田老；后来筹建南国艺术学院，我还是读的文学科，因为文学科主任还是院长田老兼任。那时我的志愿是想写小说，我也曾以小说习作请田老改正，但他却偏让我去演戏！他说，“你可以演善良的人。”于是《咖啡店之一夜》也好，《父归》也好，电影《断笛余音》也好，都有我的角色。但可悲的是演的都是配角。这是因为善良的人在那时代都当不了主角呢，还是我的演技不行？我想是后者。因此在学院和南国社时代，我都是个跑龙套和打杂的，不曾有过献身戏剧事业的宏愿，更不用说当什么戏剧作者了。而田老对我们文学科以至戏剧科的学生也从没上过什么“编剧法”之类的课程。

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在写小说之余也写起戏来了；再后来连小说也忘了怎么写，而专事戏剧创作，这难道是因为我有什么“天才”之故？后来年事稍长，才悟出我演的那些配角，正是一门“戏剧入门”课，而参与《苏州夜话》和《江村小景》的两次演出，则应该说是我从田老学到的“编剧法”了。这大概就是“身教”的一种方式。

《苏州夜话》的创作，演出过程我是参加了的，已写过文章。但《江村小景》的创作和演出对我却具有更大的影响。

田老在《田汉戏曲集》第四集（1933年现代书局版）的《自序》里说到《江村小景》的创作时写道：

“第一次草稿是在1928年冬的某夜由善钟路到南市